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凌云 著

南昌航空大学学术文库
XianDai HanYu
CiHui YanJiu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凌云 著

南昌航空大学学术文库
XianDai HanYu
CiHui YanJiu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凌云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12

ISBN 978 - 7 - 216 - 06993 - 9

I. 现…

II. 凌…

III.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IV. 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4858 号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凌 云 著

出版发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156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4.75
插页:3

版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993 - 9

定价:1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第一章 词汇概说	1
第一节 词汇单位	1
一、语素	1
二、词	6
三、固定结构	7
第二节 字、词、语素的关系	7
一、字和词	7
二、语素和字	9
三、语素和词	9
第三节 词汇的存在形式	10
一、词汇的静态存在形式	10
二、词汇的动态存在形式	10
三、两者的关系	10
第二章 词汇的发展演变	12
第一节 发展演变的表现形式	12
一、新词的产生	12
二、旧词的消亡	16
三、词义的演变	17
第二节 发展演变的特点	18
第三节 发展演变的原因	23
一、词汇发展的语言内部原因	23
二、语言发展的外部原因	23
第三章 构词法和构形法	26
第一节 构词法	26
第二节 构形法	28

第三节	构形法和构词法的区别	29
第四章	词汇的分类(一)	31
第一节	名词	31
一、	名词的分类	31
二、	名词的语法功能	31
第二节	动词	32
一、	动词的分类	32
二、	动词的功能	33
三、	动词重叠	34
四、	区分动词与形容词	34
第三节	形容词	35
一、	汉语形容词的分类	35
二、	形容词的功能	35
第四节	状态词	36
一、	语法功能比较	37
二、	语法意义比较	37
三、	形态比较	37
四、	音节比较	38
五、	语用比较	38
第五节	区别词	38
一、	区别词的语法特征	38
二、	区别词与形容词的不同	39
第六节	数词	40
一、	系数词	40
二、	位数词	40
三、	序数词	41
第七节	量词	41
一、	量词分类	41
二、	量词的用法	42

三、量词的色彩意义	43
第八节 代词	44
一、人称代词	44
二、指示代词	45
三、疑问代词	45
第九节 副词	46
第十节 介词	47
一、介词的分类	47
二、介词的语法特征	47
三、介词与动词的区别	48
第十一节 连词	48
第十二节 助词	49
一、动态助词	49
二、结构助词	52
三、语气助词	52
第十三节 语气词	53
一、分类	53
二、用法	54
第十四节 叹词	55
一、叹词分类	55
二、叹词的用途	55
第十五节 拟声词	55
第五章 词汇的分类(二)	57
第一节 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	57
一、基本词汇	57
二、一般词汇	59
三、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关系	60
第二节 成语和惯用语	61
一、成语	61

	二、惯用语·····	63
第三节	外来词和方言词·····	68
	一、外来词·····	68
	二、方言词·····	70
第四节	书面词语与口头词语·····	73
第五节	禁忌语 委婉语 隐语和黑话·····	74
	一、禁忌语·····	74
	二、委婉语·····	75
	三、隐语·····	77
	四、黑话·····	77
第六章	词义·····	79
第一节	什么是词义·····	79
第二节	现代汉语词义的特征·····	82
	一、词义的客观性·····	82
	二、词义的主观性·····	82
	三、词义的概括性·····	82
	四、词义的明确性·····	84
	五、词义的社会约定性·····	84
	六、词义的民族性·····	84
第三节	现代汉语词义分析的方法·····	84
第四节	词义类聚·····	86
	一、单义词和多义词·····	86
	二、同义词·····	87
	三、同音词·····	89
	四、反义词·····	90
第七章	词汇的规范·····	92
第一节	词语的变异与规范的必要性·····	92
	一、词语的变异·····	92
	二、词语规范的必要性·····	93

第二节 词汇规范化的原则与方法	94
一、词汇规范的原则	94
二、规范的方法	96
第三节 词汇规范的内容	97
一、古语词的规范	97
二、外来词的规范	97
三、方言词的规范	98
四、新词的规范	99
五、缩略语的规范	99
第八章 词典与字典	100
第一节 检字法	100
第二节 注音	101
第三节 释义	103
第四节 常用字典、词典简介	104
一、《现代汉语词典》	105
二、《汉语大词典》	106
三、《汉语大字典》	106
四、《辞源》	106
五、《辞海》	106
六、《汉语方言大词典》	107
七、《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	111
八、《逆序现代汉语词典》	117
九、《动词用法词典》	118
十、《汉语量词词典》	130
十一、《汉语双音节同音词词典》	131
十二、《现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	131
十三、《现代汉语缩略语词典》	137
十四、《歇后语词典》	141
参考文献	144

第一章 词汇概说

第一节 词汇单位

词汇是语言中所有的词和固定结构的总汇。为什么词汇包括固定结构,因为固定结构如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跟词一样,结构与意义定型化,是造句的备用单位,符合语言建筑材料的特点和功能要求。词的构造单位是语素,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词,所以在此对语素的概念以及有关知识加以分析。

一、语素

“语素”这一概念首先是由北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提出,它在语言系统中极其重要,是构词的备用单位。但目前对于语素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同样对于语素的分类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下面我们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语素的界定

1.语素的定义

早期由于受到汉字字形的束缚,人们很难分清字与词的关系,往往把语素和汉字混为一谈,认识不到在字与词之间还存在语素这样的语法单位。最早提出“语素”这一概念的人是陆志韦,他1955年在《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修订本作补记时说:“从某种观点看来,这词汇所收的单音词,有的只是词素或者是词根”。在陆志韦的《汉语构词法》出版后,词素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被普遍运用。后来,吕叔湘使用“语素”,代替了之前的“词素”,1979年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强调语素研究的重要性,指出使用语素比词素更好,因为“语素的划分可以先于词的划分,词素的划分必得后于词的划分,而汉语的划分是问题比较多的”,从此,语素说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关于语素的定义有许多说法,有人认为词素是构成复合词的最小单位的总称,是语言中最小的包含有意义的单位;也有人认为语素是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是语言最小的单位,是音义结合的最小构词单位。其中我认为吕叔湘关于语素的定义是最好的,他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和《汉语语法修辞词典》中说:“语素是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语素是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知,语素之所以为语素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其一,语素是音义结合体,也就是说语素不仅要有语音形式,而且要表达一定的意义,两者缺一不可。例如“学”、“工”、“人”,它们都具有一定的语音形式并内含一定的意思,因而都是语素。而“葡”、“萄”这两字虽然有一定的语音形式,但由于它们不表示什么意思,所以它们不是语素。其二,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所谓最小,就是指其在意义上不能作更小的分析。例如“奥林匹克”,它有四个音节组成,但其表示的意思浑然一体,不可再作切分,因而“奥林匹克”是一个语素。

2.语素的辨认(替代法)

(1)替代法的含义。辨认语素,我们通常采用的方法是替代法,所谓替代法就是用已知语素替代未知的单位。具体操作如下:若有一组合X、Y,其中X可被其他语素A、B等替换,变为AY、BY,而Y也可被其他语素C、D等替换变为XC、XD,那么X、Y都是语素。若X、Y都不可替换,则表明XY是一个语素。例如“鲜花”,“鲜”可被“桃”、“梨”等语素替换,而变为“桃花”、“梨花”,“花”也可被“果”、“奶”等语素替换而变为“鲜果”、“鲜奶”,由此我们可知“鲜”和“花”都是语素。再如“咖啡”,“咖”和“啡”都不能被其他语素替换,故而“咖啡”是一个语素。

(2)替代法的规则。凡事都有一定的规则,用来辨别语素的替代法当然不例外,一般说来我们运用替代法辨认语素要遵循以下规则:首先,原有组合的结构不能变;其次,原有构成单位的词性不能变;最后,替换前后的语义在不同组合中必须有联系。例如“沙发”,“沙”不可替换为“头”,“发”也不可被“堆”替换,原因是“沙发”里的

“发”和“头发”里的“发”没有意思上的联系,同样“沙发”里的“沙”和“沙堆”里的“沙”在意思上也联系不上,所以它们不能替换,因而“沙发”是一个语素。

(3) 替代法的缺陷。替换法在确定某些组合的语素构成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在具体运用中的尴尬也不是没有。例如在分析“蝴蝶、骆驼、啤酒”的语素构成时就遇到了一定的麻烦。“蝴蝶”、“骆驼”、“啤酒”到底有几个语素?大家说法不一。胡裕树先生认为“啤酒”是一个语素,“啤”也是一个语素,因为“啤”可以在别的语言单位中替换出来,同样的道理,“蝴蝶”和“骆驼”是一个语素,“蝶”、“驼”也是一个语素。而邢福义先生则认为“啤酒”中的“啤”,“骆驼”中的“骆”和“驼”及“蝴蝶”中的“蝴”和“蝶”都不是语素,“啤酒”、“蝴蝶”及“骆驼”才是语素。黄汉生先生则指出“啤酒”是两个语素,而“蝴蝶”、“骆驼”则是一个语素。由此看来,替代法不是很完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基本思想如下:若组合 XY,其中 X 可与 A、B 组合成 XA、XB 或可与 C、D 组合成 CX、DX,那么我们可以判定 X 为语素,同样的道理,若 Y 能实现如此组合,那么 Y 也为语素。如此一来,我们辨认“蝴蝶”、“骆驼”、“啤酒”的语素构成就比较容易了。“蝴蝶”中的“蝴”可被“粉”、“彩”替换成“粉蝶”、“彩蝶”,因此“蝴蝶”中的“蝶”是一个语素;“骆驼”中的“驼”可跟“峰”、“背”组合成“驼峰”、“驼背”,因此“骆驼”中的“驼”也是个语素;最后再看“啤酒”,“啤”可被“白”、“黄”替换成“白酒”、“黄酒”,而且“啤”还可与“生”、“扎”组合成“生啤”、“扎啤”,故而“啤”是一个语素。

3. 涉及语素界定的几个问题

语素的界定比较复杂。时至今日,我们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分歧,而且分歧还不小,笔者觉得这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有关。

(1) 历时与共时问题。任何语言都处在不断的演变中,因此也就有了历时与共时的问题,而这一切对语素的分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样一个语素,若分别从古代汉语的角度和现代汉语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举个例子说吧,

“经济”这个词若从古代汉语的角度看,“经济”的意思是经世济民,其应该为两个语素。而站在现代汉语的角度去分析,“经济”则为一个语素。这么一来,就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其实不然,若我们是从共时的角度研究语素,那么就应该站在现代汉语的角度而不应该站在古代汉语的角度去分析,只有这样我们的分析才会有依据、有意义,所以我们切不可将共时与历时混为一谈。

(2) 普通话与方言问题。普通话和方言都是交际工具,但是它们有很多不同之处,所以相同的单位在普通话与方言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不会相同的。例如:“姥姥”在普通话系统中是个双音节语素,而在某些方言中“姥”是个语素,可与其他语素组合成“姥爷”、“姥娘”。因此我们研究语素,应该将其置于具体的系统中,而不可混在一起,只有这样才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3) 汉语固有词和外来词问题。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从外民族借入一定的语言成分,汉语当然不例外。这些外来词,由于种种原因“土化”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分析其语素构成时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已经完全融入汉语的原外来词,我们可采用常用的方法辨认,例如“狮子”,可把其看做两个语素,再如“拖拉机”,我们可把它切分为三个语素;对于正在“土化”的外来词,要视实际情况而定,例如“纽约”是个语素,“的士”也是个语素,但在“的士”的基础上构成的“的哥”、“的姐”却是两个语素,总之,本人认为外来词的分析应该站在汉语的角度,结合汉语的语言结构特点进行。

(4) 一般和特殊问题。在汉语中,一些语素在一般语言环境中为不成词语素,而在特定的情况下则可独立成词。例如“金子”、“银子”中的“金”、“银”,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成词语素,可作为化学术语却是独立成词语素,鉴于此种情况,对某些语素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二) 语素分类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组词的基本结构单位,既

有声音形式又表达了一定的意义内容,同时又是最小的不可再分割的单位,是汉语中声音形式和意义内容的最小的结合体,可以构造合成词。语素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分为不同的总类。

1.根据语音形式分类,语素可分为单音节语素、双音节语素及多音节语素。单音节语素是指只有一个音节的语素,例如“我”、“花”、“吃”、“扫”等等;双音节语素,是指该语素含有两个音节,此类语素包括联绵词、叠音词、拟声词及外来词,例如“千秋”、“姥姥”、“沙发”、“咕咚”;多音节语素是指该语素音节超过了两个,一般说来,多音节语素主要是音译外来词,例如“英特纳雄耐尔”、“奥林匹克”。

2.根据组合成词时位置是否固定,可把语素分为定位语素和不定位语素。所谓定位语素就是指当其与其他语素组合成词时位置固定。例如“子”,一般情况下,“子”与其他语素组合时,位置都在后面,如“桌子”、“凳子”、“儿子”、“筷子”;不定位语素,是指其与其他语素组合时,位置不固定,例如“人”,可组合成“人家”、“人民”,也可组合成“坏人”、“敌人”、“好人”。

3.根据活动情况,一般来讲,语素可分为自由语素、半自由语素及不自由语素。什么是自由语素、半自由语素、不自由语素,大家意见不一。关于自由语素,黄伯荣、廖序东认为能够独立成词的语素就叫自由语素,并且许多自由语素也能够与其他语素自由组合成词;张志公则认为自由语素是指能够独立成词,也能和别的语素自由组合成词的语素。关于半自由语素,黄伯荣、廖序东认为不能单独组成词只能同其他语素自由组合成词,在构词时位置不固定的语素叫半自由语素;张志公则认为半自由语素不能独立成词,但能自由地和别的语素组合成词。关于不自由语素,黄伯荣、廖序东认为不自由语素是指不能独立成词,而且同别的语素组合时又有固定位置的语素,张斌则认为不能独立成词,只能同别的语素组合成词的语素叫不自由语素。就我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比较赞同黄廖二位的说法。

4.根据语素构词功能,我们可把语素分为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

素。所谓成词语素就是指一个语素能够独立地成词,例如“好、我、人”等。由此类推,我们可知,不成词语素当然是指不能独立成词,只能和其他语素组合才能成词的语素,例如“第”,它不能独立成词,只能与其他语素组合后才能成词。

综上所述,语素是汉语里最小的语言单位,它虽小却不简单,但不简单,真正分析起来困难还不少。例如语素的界定,上面从其定义及替代法着手分析,但效果并不是很满意,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再如语素的分类,上述的几种分法也是不全面的。总之,语素的分析辨认相当复杂,很多问题还有待大家作更深入的研究。

二、词

关于词的定义,东西方学者研究了多年而至今依然没有定论。在西方,关于词的定义众说纷纭,倒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索绪尔似乎很有先见之明,他断定对词下任何定义都是徒劳的。尽管如此,西方的学者们并没有放弃对该定义的探讨。英国的学者 Howard Jackson 和 Etienne Ze 认为词是“不可分隔的结构单位,由一个或几个词素组成,通常在短语结构中出现”(转引汪榕培(2000)《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英语词汇学研究给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启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2期)。

国内学者关于词的定义层出不穷,最早给词下定义的是黎锦熙,他认为:“词就是说话的时候表示思想中一个观念的语词。”并进一步解释说:“语词简称词,就是言语中间一个一个观念的表示。观念一名意象,应为 IDEA。在此处是用它的广义:一切外界的感觉、反映的知觉、想像,乃至概念等,凡是由认识作用而来的,都可叫做观念。用声音或文字来代表这些单体的整个的意象,都叫做词。”(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92)此后,吕叔湘与王力则认为词是语言中最小的意义单位或表现单位。

建国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学者们对词的定义给予了不同的界定。语言大师吕叔湘将之前的定义修订为:“语言的最小的独立运用的单位”。(吕叔湘《语法学习》第2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3) 周祖谟则指出: “词在语言中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语言形式, 它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第 1 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9 年。原连载于《语文学习》1955 年第 4 期—1957 年第 10 期) 高名凯则认为: “词是语音形式和意义的结合, 而这意义则是独立的”。(高名凯《汉语语法论》第 23 页, 商务印书馆, 1986) 刘叔新指出词是“最小的完整定型的语言建筑材料单位”(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第 31 页, 商务印书馆, 1990)。

综合各家的观点, 我们认为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具有相对固定语音形式的语言单位。

三、固定结构

固定结构是结构定型、意义完整的固定短语, 包括了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专有名称。它们在任何情况下, 无论静态还是动态的形式都有着不可任意改变的凝固性, 其定型性特点和造句的功能都与词是相当的, 所以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词汇的构成单位。

第二节 字、词、语素的关系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 是汉语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综合起来分析: 词是造句的单位; 语素是构词的单位; 字则是记录词和语素的书写单位。前两者属于语言符号系统, 后者则属于书写符号系统。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字和词

汉字, 亦称中文字、中国字、国字, 为上古时代的华夏族人所发明创制并作改进, 目前确切历史可追溯至商朝的甲骨文。汉字是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 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词是由语素构成的, 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

第一个提出“字词之分”的学者是章士钊先生, 他在 1907 年出

版的《中等国文典》里第一次提出了后来成为汉语语法基础的“词”的概念，字词的关系极为复杂，学术界对它们的关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具体如下：

1.传统小学的观点：我国古人认为，在造字的时候就已把语言中的音、义投射到文字上，一旦成为“字”，它就具有了形、音、义。古代汉语多为单个汉字记录词，汉字形体本身的表意性又和词义密切相关，汉语单音节词的词义本身就是通过字形的分布和组合来显示。这就使字与词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密。因此，可以说汉语中的字，不仅仅是记录汉语的符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体现词义的物质外壳。

2.索绪尔的观点：索绪尔认为，表意体系的文字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文字也就间接地和其所表达的事物或思想发生关系。就是说语言的音、义投射到了符号上，符号具有了音和义。在索绪尔看来表意文字就是第二语言。

3.杨端志的观点：杨端志认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但这种符号与一般的符号不同，它是接收了语言音义投射的符号。汉字就是投射了语言音义的符号，这也是汉字真正的本质。

4.王宁的观点：王宁认为字与词的关系比较复杂，有时候需要分开，有时候分不分没有关系。例如说到“通假字”，绝不能换说“通假词”，因为它说的是书写方式问题。当说“同源词”时，如果是单音词也可以说成“同源字”。

5.徐通锵的观点：徐通锵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明确主张：“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不是‘词’。”这里，“字”的概念本质上指的是语言中一种音义结合的单位。徐先生认为词是印欧系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字与词有原则的区别。

6.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现代语言学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的系统，它包括汉字所有的形体、所有的字和标点符号。字与词的关系实质上是文字和语言的关系。

上面介绍了各家对字词关系的看法，字与词的关系复杂，归结

起来有以下几种关系：一字一词，例如：我(字)—我(词)；一字多词，例如：别(字)—词：别(别动)、别(别扭)；多字一词，如异体字。

二、语素和字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是语言的载体，不代表任何语法意义。语素是意义单位、构词单位，在书面上靠字来表示。字和语素的关系本质上属于表达形式和表达内容的关系。具体说来汉字和语素的关系如下：

1. 一个语素由一个汉字来记录。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并与相应的汉字对应，如“天”、“水”、“早”、“雨”、“雪”等。

2. 一个汉字同时记录几个语素。具体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同形语素，如汉字“和”，它记录了“心平气和”的“和”、“唱和”的“和”、和面的“和”、“和了”的“和”、“搅和”的“和”；二是同音语素，如汉字“米”，“稻米”的“米”和表示长度单位的“米”都是用此字。

3. 有些汉字在某些语境中有意义，代表语素。但在某些语境中没有意义，不代表语素，例如“巧”在“巧妙”中有意义，在“巧克力”中无意义。

4. 同一个语素用不同的汉字来书写，如“好莱坞”也可以写成“荷里活”，“泰坦尼克”也可以写成“铁达尼”。

三、语素和词

汉语的语素是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词是比语素高一级的语言单位，也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两者有很大的差别，主要是功能上的差异，即语素是用于构词，而词是用于造句，二者不是同一个层级的关系。另一方面两者又有很大的关联，具体如下：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有些语素自身既能单独成词，也能和别的语素结合成另一个词，如“山”、“水”、“大”、“小”、“高”、“低”等；有的语素不能单独成词，只能和别的语素结合成词，如“伟”、“基”、“泳”、“习”、“济”等。